



詩語背後

●木 木

天地的盡頭(下)

就移民國家而言，澳洲的情況與美國有些類似，地域大，土著所剩無幾，整個國家機器和物產資源都由財團掌控，只不過美國開發的時間更早一些。歐洲文化源遠流長，中華文明更是數千年連綿不絕，形成了一種天生的文化優越感，對這種移民國家多有不屑。當初，歐洲就把美國人視為鄉巴佬。現在華人圈中流行的「土澳」稱呼，雖有調侃成分，但的確也是不滿於澳洲在上網、購物、支付等方面落後狀態的真實反映。

由此，想到內地關於「文化沙漠」的討論。一個多世紀以來，先後被稱作文化沙漠的城市有上海、香港、深圳等。歷史上，這幾個城市都是移民城市，傳統文化的沉澱不厚，而經濟社會發展很快，經濟與文化之間形成落差。文化是一種資源，也是一種束縛。這些曾被稱作文化沙漠的城市，後來都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，也促進了新文化形態的產生，進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。「一無所有」為「無所不能」提供了廣闊空間，「無所依仗」使「自主創新」成為最現實的選擇。

美國正是從歐洲人眼裏的鄉巴佬崛起的，澳洲會不會步其後塵？近年來，澳洲的移民數量呈遞增趨勢，房價也隨之上漲。移民的文化特性決定了他們不管來自哪裏，通常都是一些不安於現狀的人。投資移民固然會直接帶來財富，創造就業機會，而整個移民群體與生俱來的創造力、機遇意識和吃苦精神，更會對當地社會形成衝擊，開發新的發展動能。這對地廣人稀、本土文化不強的澳大利亞來說，或許正是潛力所在。

西部，早已成了世界文化史上一個標識性極強的符號。美國有西部牛仔故事，中國有西部大開發。王洛賓的西部情歌，更是撐起了中國民間文藝的天際線。此次澳洲之行讓我看到了更純粹的西部，沙海石林、天空之鏡、大峽谷、粉紅湖等獨有的自然景象在腦子裏揮之不去。一些關於西部生活的感悟，大大豐富了自己的人生哲學。我由此想到十多年前另一次西部之

行，那是2008年11月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訪學，曾到訪「陽光之城」聖迭戈，寫過一首抒情長詩《純粹的天》。詩中描述了聖迭戈的風物景候，以及對那種與世無爭、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欣賞，結尾處寫道：

清爽的海風
把你的心吹得很簡單
離念徐徐隱去了
這時候你會明白
原來雲彩，也是天的塵埃
濃密的花草樹木
猶如複雜的思考
也是對純淨的破壞

簡單的日子過得很快，澳洲之行轉眼就到了尾聲。珀斯緯度高，夏季白天長，此時恰逢農曆月初，成日與藍天、碧海、大漠、清風相伴，朗朗晴空下，看着西斜的太陽，帶着新月，一天天由虧轉盈……這樣的感覺很奇妙，似乎對生活有了全新的領悟：澳洲安靜地呆在世界的終點，我們卻總是在路上奔波，連滾帶爬。在澳洲，你盡可以把生命的蕪雜剔除掉，像動物一樣，簡單而純粹地生活。也許，那才是生活本該有的樣子吧。

聖誕節那幾天的經歷，尤其讓人感觸。以前無論在歐洲還是香港，聖誕節都是冬天過的。為了更好體會夏日聖誕，我在內地就請朋友做了相應的行程安排。沒想到，他們的聖誕節那麼安靜，那麼平常，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春節。從平安夜開始，連續三天，每隔一兩個小時，就有一場彌撒在或大或小、或古老或新式的教堂舉行。有教派內部的，有面向公眾的，有親子家庭的，在一絲不苟的儀式中，每場彌撒都透出肅穆莊重的氣氛，虔敬而內省。與此同時，在水邊草坪，各種聚會照常舉行。戶外燒烤台上的特色美食，形形色色器皿裏的各種美酒，身穿比基尼的不同年齡段美女，天鵝河半江瑟瑟半江紅的美景……構成了一幅異域風情畫。或一家老小，或一對情侶，或一眾朋友，席地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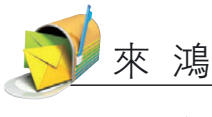
●玩雜耍的藝人，以各種把戲滿足着兒童的好奇心。 作者供圖

坐，彼此相安無事。偶有玩雜耍的藝人，以各種把戲滿足着兒童的好奇心。聖誕期間全民放假，本地人開的商店、餐廳是不營業的，中餐館的生意便異常火爆。行走澳大利亞，給人一種天地自然的感覺。古人彈琴，有藝人琴、友人琴、天地琴之別。藝人琴重在娛樂觀眾，通過技藝感染他人，追求社會影響力。友人琴用於精神交流，注重心靈共鳴，以音樂傳遞難以言表的情感。天地琴則面向天地自然，更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與內心世界的表達。人生，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呢？我們總要從爭輸贏、論親疏走向內心的感召，與天地合一，順自然而為。

世事多變，人生無常。訪澳期間，從微信朋友圈得知，一位素來身體康健且性情開朗的老家大姐，突然離世。一位原單位退休多年的老領導，突遭查處。人生路上，奔跑的腳步戛然而止；無邊塵緣，終究入了記憶的行囊。

從珀斯回國的航班上，為了打發時間，我點開機艙娛樂服務節目，聽到一句廣告語「原地就是國際，隨心掌握全世界」，心中若有所動。節目播放的是國泰航空獨家專訪——陳奕迅的 Fear and Dreams 環球巡演，這場巡演以「NOW is the only reality」為題，舉辦了182場演唱會，反響不俗。我聽着主持人與陳奕迅的對話，腦子裏突然冒出「天地的盡頭」幾個字，聯想此次訪澳經歷，有了這首小詩：

天地盡頭是蠻荒
生命盡頭是死亡
情的盡頭是癡念
慾的盡頭是淺嘗
日子今天接昨天
江河後浪推前浪
多少人生戛然而止
緣分入了行囊



來 鴻

●黃 琪

滇閩白茶辨賦

滇南雲蒸霞蔚，峰巒凝翠，育雲南白茶；閩東福鼎枕山襟海，海霧滋榮，產福鼎白茶。二者同屬白茶，卻因水土、人文殊異各彰風骨，為華夏白茶之南北雙璧，於茶香中演繹獨特傳奇。

其地殊也。滇南高海拔峰巒常年雲霧繚繞，晝夜溫差懸殊，紅壤肥沃，千年大葉種、群體種古茶樹生於此，吸日月精華，葉內含物極為豐沛；福鼎處低丘之域，酸性土壤為茶樹量身定製，大白茶、大毫茶與菜茶成畦種植，海霧溫風滋養，盡顯閩東溫潤之氣。

其製異也。二者皆循「不炒不揉」古法，卻各有興趣。雲南白茶採一芽一二葉，重古樹、荒野料，以日光萎凋為主、內陰乾輔之，低溫文火烘乾，鎖住山野清冽之韻；福鼎白茶採製重標準化，依級分採，白毫銀針取單芽，白牡丹採一芽一二葉，壽眉、貢眉各有規制，多室內控溫萎凋，烘乾稍疾，融人工與自然，盡顯毫香清甜。

其形味別也。雲南白茶乾茶條索肥壯，銀毫隱現，新茶含蘭芷之幽、蜜甜之潤，清透如山林晨氣；陳化十載，棗香沉厚，藥香綿長，茶湯淺褐似琥珀，入口醇和甘潤，喉韻悠長。福鼎貢眉乾茶芽頭攢聚、毫心明顯，新茶帶毫香與瓜果清冽，鮮爽沁人；陳化十載，蜜香濃郁、米香溫潤，茶湯深琥珀瑩亮，入口綿柔，餘韻婉轉如江南暮雨。

其史各脈，其勢各興。雲南白茶跡隱滇茶千年脈絡，漢時植茶，唐時銀生茶曬製技法露白茶端倪，明季隨馬幫遠銷藏區、南亞，曬青工藝與白茶同源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藏於民間，近二十載憑古樹價值聲名日盛。福鼎白茶譜系明晰，唐《茶經》記其源，宋時入貢，明時「不炒不揉」工藝定型，清季收藏價值漸彰；上世紀為外銷主力，改革開放後借標準化、品牌化復興，名滿天下，與滇茶成「南滇北閩」之勢。

深秋桂香滿庭，余攜十載陳雲南古樹白茶與同歲福鼎老貢眉，邀友對飲於王葭齋。啟滇茶，棗香混藥香漫溢，乾茶褐綠肥壯，隱見銀毫；開福鼎貢眉，蜜香裹米香縈繞，芽頭攢聚，毫心依舊。各取五克入白瓷蓋碗，九十度溫水潤茶，滇茶初泡醇和帶山野陳韻，三泡棗香愈沉，五泡茶湯綿柔，藥棗香交融；福鼎貢眉初泡蜜甜含米香，三泡蜜香更稠，五泡米香濃郁，茶湯溫潤。友嘆：「滇茶如深山老者，陳韻曠達；福鼎貢眉似江南舊友，溫潤謙和。」

品此二茶，悟「一方水土一方茶」之至理。滇茶守古樹之真、循自然之法，福鼎貢眉承群體種之脈、依精細之藝。二者雖徑不同，卻同秉白茶「不炒不揉」之簡、「越陳越香」之性，皆為時光與匠心之珍。張岱「茶欲白，茗欲雪」，許次紆「茶之韻在清、香、甘、活」，皆道白茶真髓，故宮藏清代福鼎白茶貢品，更添茶脈厚重。

茶罷盡盞，二茶香氣繞樑。滇茶葉底褐綠舒展，貢眉芽葉軟嫩，二者無伯仲之分，實為白茶雙璧。一載滇南雲霧十載魂，一承閩東歲月十年韻，二茶共生共榮，譜千年白茶華章，盡顯中華茶脈之悠長。



●白茶於茶香中演繹獨特傳奇。 作者供圖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阿桂姐賣布(2)

你做咩「放火」呀？有嗎，我「點燈」咋！

劉備：兩位好兄弟，今日我哋飲過呢杯酒，三個人一條命！
關羽：大哥，有我同細佬「翼德」帮你打江山，你做硬「老頂」喇！
張飛：只要唔嫌細佬老粗，今後做牛「亦得」、做馬「亦得」，跟硬你兩位大佬喇！

「乾隆皇」，做乜咁開心呀？
我契仔「周日清」同我安排咗個「江南7日遊」，到時我又可以見到我深愛嘅「鳳姐」喇！
老豆做乜同我改個名做「周日清」喎，唔怪之得我成日「周身都有蚊」喇！

早年香港市民有嘅頭暈身熱會幫襯就近嘅「無牌診所」，不過都唔少係「黃線醫生」！
雷老師：黃巢呢個歷史人物你哋知幾多？
A：搞到唐朝孫樞個奸仔佢哋囉！
B：張藝謀執導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，個片名係係黃巢落第之後寫嘅一首詩裏頭嘅一句。
C：我阿爺話阿嫲係界個「黃線醫生」害死嘅，佢仲話「黃」指「黃巢」，「線」佢就有講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阿桂姐賣布(2)

這是因為「燈」、「登」同音，只能稱「燈」為「火」。事後有州民挖苦說：

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

「關公細佬——亦得」涉及關羽與義弟張飛這兩個三國時代的人物：

陳壽，歷史學者，著有史書《三國志》，當中記載了三國時代的人物及其事跡。《三國演義》是元末明初羅貫中依據正史《三國志》及民間傳說改編的歷史章回小說，「桃園結義」便是其中一段經典情節：劉備、關羽（俗稱關公）、張飛三人意氣相投，在桃園內結為異姓兄弟。《三國志》中並無記載「桃園結義」這一具體儀式，只提到三人「寢則同室，恩若兄弟」。

張飛，年紀最小，是二人的「義弟」（廣東人也會說成「細佬」）。他字「益德」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作者因「飛」之名而為他配上了「翼」（與「益」音近），於是他的字由「益德」變成了「翼德」。「亦得」音諧「翼德」，廣東人就此創作了以下的一個歇後語：

關公細佬——亦得
有亦都可以的意思。

示例：
從來有見過一個好似我哋組長咁易話為嘅人，跟佢做嘢彈性好大，咁得、咁又得、咁都得！成班組員咪叫佢做「關公細佬」，「亦得」囉！

「乾隆皇契仔——周日清」涉及清朝的乾隆皇帝與俗人契仔周日清的民間傳說：

乾隆皇「六次南巡」從未到過廣東，但在民間有許多與他相關的傳說。周日清是傳說中乾隆皇在民間認的乾兒子。「乾隆皇契仔——周日清」是一個歇後語。廣東人口中的「周日清」：「周日」指周時、常時；「清」指清袋，把錢花光。意指每天都把收入花得一乾二淨；俗點說，經常「周身有蚊」（身無分文）。

示例：
我個仔一出身就每個月都畀家用我。我個衰仔，正一「乾隆皇契仔周日清」，有家用畀唔在講，仲每個月都問我搵錢使唔呀！

「黃線醫生」涉及唐朝的黃巢：黃巢是唐朝末年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，出身私鹽商人家庭，精通騎射與筆墨，以「黃巢之亂」重創唐朝統治而聞名於世。黃巢家有六兄弟，他排行第六；為人多詐，故騙子俗稱「黃六」。因同音關係，後「黃六」習寫為「黃線」。廣東人的「黃線醫生」，相當於「蒙古大夫」，指醫術不精的「庸醫」或無牌行醫的醫生。



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李耀輝（義覺） 1985年入道齋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（MH）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

今年適逢齋色園黃大仙祠創壇105周年紀念，亦是本園「香港黃大仙信俗」榮登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第十二個年頭。談起「黃大仙信俗」，它不僅早已深植於香港人的日常生活，更是值得我輩珍而重之的重要文化遺產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莫過於農曆除夕夜的「黃大仙祠頭炷香」。

在我國民間習俗中，凡農曆新年或重要節慶開始時，以最先向神明敬獻的第一炷香，稱為「頭炷香」。傳統上，部分廟宇宮觀會以「搶得先機」為號召，使香客為爭奪新年的第一炷香而競相追逐。事實上，這種自宋元時期便已興起的「奉香科儀」，演變至民間成為「搶頭炷香」並流傳至今，尤以廣東、福建、台灣及香港等地最為盛行。今年本園特別以「傳承」與「穿越」作為105周年紀念活動之主題，正好契合了本園對黃大仙信俗頭炷香古禮文化的承襲。透過「穿越」的概念，善信能跨越時空與地域的限制，於新春之際，無論身處家中或神壇，皆能為自己及家人祈福迎祥，祈求新的一年萬事勝意、迎春納福。

回顧歷史，本園自百多年前於竹園村創壇之始，園內的道長、同門道侶與親朋好友，每逢除夕夜皆會聚首園內共進團年飯；飯後集體向仙師及眾神明奉香拜年，祈求來年順遂與美好祝願，這便是「頭炷香」的起源。由此可見，「頭炷香」初期僅屬園內活動，尚未對外開放。本園早期定位為「清修道壇」，受限於當時法例，未有全面開放予公眾入園參拜，每年僅在除夕晚間，由同門弟子回壇向仙師賀年，並順道帶同親友與善信入殿祈福。故當時的「頭炷香」，本義是指每個人在新一年為神明上的「第一（頭）炷香」。直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，本園開放善信於踏入正月起入祠參拜，善信紛紛趕往上香，這項活動才逐漸演變成全港知名的「頭炷香」過年習俗。

料峭的風吹拂湖灘的蘆花
湖鳥盤旋於人聲鼎沸的湖濱街區
糖葫蘆、豆腐花騰起縹緲熱氣
湖浪拍打着野鴨和鸕鶿
白鶴繞着陽光下的芸芸眾生

枯葉飄落故鄉的湖岸
也落在我的髮絲和肩頭
街巷行人稀少，步履匆匆
集貿市場摩肩接踵，年貨琳琅滿目，方言在此融入人間煙火

暖陽以柔和的光照進灶台
手風琴和二胡在案台，紋絲不動
妻子把米糠油倒進青瓷碗
爐灶的火焰捲起裊裊炊煙
年便有了足夠的溫度

彷彿耳邊有人悄悄在說話
這時刻的秒針指向了除夕
喜迎馬年，一定有禮炮、有煙花
盤旋的煙花，落入了年的領地
如此，才有了鄉音裏濃濃的年味

詩詞偶拾

過年

俞慧軍